

文化的主人

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我省著名的农民作家刘勇同志的短篇小说选集，收入了他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四年的作品二十八篇。这些作品，描绘了湖南农村的巨大变化，反映了农村中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的斗争，表现了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先进思想和高贵品质，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。文字简洁、朴实、生动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，读来亲切感人。

插图：黄铁山

文 化 的 主 人

刘 勇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册 印张：9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084 定价：0.77元

目 录

张江渡口·····	(1)
共同上升·····	(7)
李二伯进城·····	(18)
喜 事·····	(24)
腊梅刚开花·····	(29)
蚂蟥垅里绿茵茵·····	(44)
师徒会·····	(55)
老先进社·····	(61)
两个小老师·····	(69)
鸭·····	(76)
两面红旗迎风飘·····	(82)
陈三娘·····	(95)
陈书记·····	(105)
文化的主人·····	(118)
“咕啲爷”·····	(129)
夜 归·····	(139)
金色的秋天·····	(148)

春 花.....	(161)
李经理.....	(175)
良才和翠英.....	(188)
新来的县委书记.....	(205)
师 徒.....	(214)
田根回来了.....	(221)
水.....	(228)
白玉的婚事.....	(239)
嫁 礼.....	(246)
长流的涟水.....	(255)
我这个生产队.....	(269)
后 记.....	(285)

张江渡口

细嫩的柳枝迎着春风摇摆，小鸟儿在树枝头跳呀叫呀，好象在欢迎复员军人杨民生同志回乡。

民生在县里下了汽车，拖着一只跛脚，三步并两步地往张江河渡口走去。

张江河有好几十丈宽，河东岸有一个小市镇，河西岸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山冲。人们来来往往全靠渡口上那只渡船。

驾渡船是个又辛苦又麻烦的工作，无论刮风落雨，白天黑夜，什么时候喊船就得什么时候渡。撑得慢一点，碰上脾气大的人，就得受气挨骂。大家都说驾渡船是吃“菱角子饭”，没有谁乐意干。解放前，一年总要换十多个人；有时候竟是一只空船在那里，过河的，硬要等对岸来了人才能撑过来。若是不凑巧，来了人不会撑船，你就只好瞪起两眼望着对岸发急。

解放后，山冲里的生产大大地发展了，镇上的生意也就热闹起来。过河的人川流不息，驾渡船的人也就固定下来了。

民生到张江渡口时，太阳正当顶。过了河，到家就只四里路了。他想，别了多年的爹妈和春秀，看到我该是怎么个欢乐的场面啊！可是，张江渡好象故意跟他为难，渡船停在河那边，任他怎么喊，也没人应声。和他一起等船的人对他说：

“同志，你把口水留着养牙齿好了，要等那边来人才有办法呢。”

民生觉得奇怪，便问：

“怎么，渡船上没有人？”

那人解释道：“驾渡船的张老倌昨晚病了，一时还没找到替手。”

等船的人越来越多，民生望着那长长的行列叹了口气：“这一天，真不晓得耽误人家好多事啊！”他坐在渡口上，一个人深思起来了。

第二天，民生带着介绍信到区公所去了。区里的干部全是老熟人，见面就谈起他往后的工作问题。民生笑着说：

“我已经找到工作了。”

“甚么工作？”刘区委问。

“张江渡驾渡船的张老倌昨晚病死了，我去接替他。”

话刚落音，刘区委就摇头说：“那怎么行？你是个残废军人，怎么能干那个事？不行！过几天，我们一定安置你一个合适的工作。”

“我左脚有点跛，驾渡船不要走动，不正合适么？”

刘区委怎么也说服不了他，最后只好说：

“你硬要去，那就让你去试一试，以后可一定要变动啊！”

民生走后，刘区委决定星期六下午派个人去给民生换换班。

民生从区里回来，春秀高兴地迎着他，问道：

“找到合适的工作了？”

民生笑着说：“一步路都不要走。”

“在区里？”

“不，在张江渡。”

“在张江渡口供销社里？那好！”

“不是的，是驾渡船。”

“什么？”春秀一下子愣住了，撅起嘴巴，埋怨丈夫说，“你怎么找这么个工作呀？”

民生的爹娘也反对，说他身体吃不消，左邻右舍都一再劝阻。可是民生还是满腔热情驾渡船去了。

初撑船，尽闹笑话，篙子不听使唤，划起桨来，船打圈圈，硬不往前走。二十多分钟才能渡过河。好在过河的人里头总有一两个驾船的内行，他们一上船就抢着撑的撑，划的划。有时，过河的尽些些妇女、小孩，那就硬要他自己动手了。他划得那么慢，人家虽然默不作声，有的人甚至还说：“杨同志，不要用那么大的劲，慢一点不要紧，我们没什么紧要事。”可是，民生总觉得对不起过渡的人。明明大家是用焦急的眼色望着自己呢！有时，他尖着耳朵听那些红领巾们细言细语：“今天又要迟到了！”他虽然没进过学校，可是，他知道迟到是违反学习纪律的。他仿佛看见红领巾们跨进肃静的教室里的时侯，脸上露出来的窘状，他多么着急啊！于是，他全神贯注地看人家怎样撑，怎样划；逢内行人就虚心请教。不到一个月，就练成了一个出色的划船手。

可是，他并没有满足。他想：每天过河的人最少有几百，一年就有十几万人，现今过一渡河还要二十来分钟，要是找个窍门，一十五分钟能过一渡河，这给过河的人节约多少时间啊！将这些时间用在生产上，那就算不清能增加多少财富。

他成天想呀想的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。不过，头几次并没有成功，经过好几次试验、改进，才创造了一个脚拨舵、两手划桨的快速划船法。从此，十五分钟就可以过一渡河啦！过河的人看见这么快，都笑嘻嘻的，有的人还拍拍他的肩膀，伸出大拇指，

说：“嗨，老杨真是了不得的人啊！”

民生红着脸说：“这算什么，比那些科学发明家还差得远啦！”

民生又想，过河的人要在船上停留十多分钟，这些时间白白地浪费又多么可惜啊！得想办法使过河的人不浪费时间。他想着想着，又想到大家正在闹文化大翻身，于是，便在附近的小学校里借来一份隔日的报纸，开船时，就拉个识字的人读起报来。这样做，果然很受群众欢迎。后来，他又把自己从部队里带回的图书、画报都拿到船上来，过河的人一上船来看的看画，看的看书，读的读报，可热闹啦！只是日子久了，书和画都翻烂了，看的人不感兴趣了。民生便和区里的文化站订了个借书合同，每隔十天，站里的同志便送些新书来。过河的人一到河边就回过头去大声地喊：“后面的同志快来呀！到水上图书馆里看书去啊！”好远好远就能听到这种嘹亮而又愉快的声音。

民生在船上开伙，菜是从春秀那儿拿来吃。可是，最近却间了十来天没回家拿菜了。春秀非常惦念，今天正好是星期六，晚间就是民生休息的时候。春秀煮了条鲤鱼，到船上去看民生，还打算扯点布跟他一起回家。

在路上，春秀碰到五个人，都跑的飞快，好象有什么急事去。春秀估计：他们到了河边，一定会大声喊船。也怪，那五个人到河边，一声也没喊。大家掏出手帕来揩汗。春秀对他们说：

“不喊一声，船恐怕不会过来呀！”

有一位同志蛮有把握地说：

“老杨驾船，不要喊。”

果然，那人的话还没落音，船就象箭一样过来了。船刚拢岸，大家都跟民生握手问好，民生也跟他们老张老李地叫得怪亲热。

过渡的人下了船后，民生对春秀说：

“以后不必送菜啦，菜还吃不完哩！”

“天上掉下来的？”春秀开玩笑地问。

“天上什么时候掉过菜？”

“哪来的？”

“到镇上去卖菜的人，一过渡，总要丢把菜放到船上。”

“别人辛辛苦苦种出来的，你怎么好意思吃？”

“我不也是这么想！”民生拍了拍左腿说，“我总是跟他们推来送去，象打架一样，人家的腿比我的腿走得快，有什么办法呢！？”

太阳偏西了，民生还没吃中饭。这时，岸上还没来人，民生便抢先吃点饭。他一边吃，一边朝两岸张望。一碗饭还没吃完，对岸又来人了。他把碗一丢，马上又划起桨来了。春秀把他拦住说：

“鱼凉了没味，你把饭吃完，急什么呀！”

“我事急，可你要知道人家更急呀！”

春秀见拦不住，便把桨抢过来说：

“你吃饭，我帮你划。”

春秀划了几下，船打着圈圈，不往前走。没办法，只好把桨交给民生。民生笑着说：

“你别小看这活儿，还得跟我学，当个把月徒弟呢！”

春秀上岸后，朝供销合作社走去，经过小学校时，看见学校的黑板报上写着：

“今天晚上，我们请革命残废军人杨民生同志来校讲战斗故事……”

春秀很快地在供销社扯好了布，回到船上。对民生说：

“今晚，你又不能回家？”

“是呀！小同学们跟我吵了几次，硬要我去讲一讲。”他试着问

存秀，“你愿意去听吗？”

“愿意。你一讲得好，我就在下面鼓掌。”

太阳慢慢地西斜了，江面上漾动着金色的、柔和的光辉。民生站在船头上，他那映在水上的倒影，越来越显得高大了。

一九五五年三月

共同上升

—

刘社长的罩衣上，四个袋子都胀得鼓鼓的，象打足了气的皮球。他一跨进社里的办公室，便点燃了桌上的煤油灯，坐下来着手清理这两天接到的申请书。衣上的四个袋子掏光了，他又从裤上的插袋里摸出一卷来，仔细数了一数，共有八十八份申请书。他兴奋的笑起来，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。

怎么会有这样多申请书？他看了看申请人的名字，原来有的户写了两三份。写两三份的，大多数是现贫农。

今晚，社里开管理委员会，商量扩社的事情。刘社长看见开会的人还没来，便翻看这些申请书。

一会，王副社长匆匆地走来了。他看了看桌上的申请书，说：“啊呀，这样多！”接着又问刘社长是哪些人写的。

“现贫农写的最多。”刘社长一面拿给他看，一面笑咪咪地说，“有的人还写了两三份哩！”

“我们社里打算吸收这样多现贫农？”老王偏着脑壳问。

“当然要吸收。”

“嗯！”老王眉毛一皱，拖一条板凳靠壁坐下，满不高兴的样子。

子。

“怎么，学了毛主席的报告，思想还没搞通？不欢迎贫农入社，难道还欢迎富农入社？”

“贫农是应当欢迎；不过，我总觉得这事不好办。”老王直摇头、叹气。

“依你的怎么办？”刘社长细声地问。

老王吐了一口唾沫，直截了当地说：

“依我的？还是多吸收几户上中农；上中农有牛有农具有本钱，什么都有。现贫农缺这样，少那桩，又不会写，不会算，不会办事……吸收他们进来是好酒灌些醋。”

刘社长大吃一惊，不料老王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。这两年他的日子好过了，就结了疮疤忘了痛。刘社长沉思了一回，又想：这不能全怪老王，自己平时对他的帮助也不够。老王本质是好的，往日，不管什么事，只要把道理搞清了，他就舍死忘生地干。

刘社长把凳子轻轻地移到老王面前，亲热地在老王的肩膀上拍了一下，笑着说：

“老王，麻雀子掉进风车鼓里，求翻下鼓（古）。我们来谈谈过去的事情。老王，从土改到入社前，你干了些什么工作？”

老王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愣住了。他把脸转过来，对刘社长说：

“你还不晓得？那时候，我家里搞到上餐没下餐，泥菩萨过河，自身还难保，哪有心思、哪有工夫出来搞工作呀？”

“那时候，你家为什么搞到上餐没下餐？”

“还不是受富农李一钻子的剥削？”说到这里，老王的心情激动起来了。

“对呀！”刘社长也同样激动地说，“老王，现今那些没入社的

贫农，有的不也象你过去一样，受着富农的剥削，生活过不好？有的因为家底子太薄，或者碰到了天灾人祸，生活也过不好。我们不要自己肚饱就忘了饥饿人呀！”

老王没吱声。

刘社长接着又问：

“老王，你说我们社里哪些人最积极、最爱社？”

“要算钟作屋、杨当雨等十多个最积极。钟作屋半夜三更冒着风雨护秧，杨当雨冒雪积肥……”老王一口气说出了他们好多模范事迹。

“钟作屋他们是什么成份？”

“都是贫农。”

“既然他们都是贫农，你为什么说，把社外那些贫农吸收进来，社就办不好？事实证明，社里贫农多，积极分子也就多，社就越加会办得好。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是呀！”老王点头，“真该死，我为什么没朝这方面想啊！”

“这下子你明白了吧！”刘社长接着又问。“钟作屋和你们这些人以前会讲，会写，会算，会办事吗？现今又怎样了？”

“都比从前进步多了。”老王想到建社时，大家选他当副社长，他急得几夜睡不着觉，怕干不了。两年来，在党和同志们的帮助下，虽然干得还不挺好，但总算摸出一些门路来了。他站起来后悔地说：“老刘呀！我说贫农不会办事，硬是错了！”

这时候，老王的心里象搬去了块大石头一样，感到轻松、舒坦。他说：“我们把申请书查查看，有不有还没写申请书的现贫农，有，我们马上就去动员他入社。”他走近桌子边，和刘社长一起清查申请书。

他们反复地查了几遍，总没看见现贫农邓二叔的名字。刘社

长说：“现贫农都积极要求入社，邓二叔为什么不入社？我们得好好了解一番。”

“对呀，就去。”老王站起身来，刘社长一把拉住他说：

“急火煮不成好饭，且莫性急。今晚我们不是开社委会吗？三个臭皮匠，当个诸葛亮，扩社的事还得跟大家好好商量。”

二

邓二叔是个勤劳老实的老人家。他有个怪脾气，什么事都不肯问别人，有时迫不得已要问别人几句，脸红得象关云长一样。乡里开会，他不大去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，他不是和田里就是在土里，从来没出外闲跑过。一年三百六十天，除了患病以外，他总是天天搞个不空。

东方还没红天，邓二叔就在三亩大丘挖土点麦子了。他挖着挖着，刘社长和老王走来了。刘社长亲热地叫了一声：

“二叔，你好早呀！”

二叔只摇了摇头。

老王接着又问：

“二叔，这丘田都种麦子？”

二叔只“嗯”了一声，什么也没说。

老王又问一句：

“二叔，你准备开磨坊？”

“开磨坊磨土？”邓二叔生硬地回答了一句。

“不开磨坊为什么要种这么多麦子？麦子最扯肥，要影响明年的禾。政府号召我们把麦子种到土里，免得减少稻谷收成。你为什么偏要在田里种这么多？”

二叔叹了口气说：

“不种麦子，明年吃石头？”

“今年的年岁这么好，人家都丰收了，好多人还有余粮卖。你为什么还缺口粮？”

二叔好象想讲什么，但没有讲，又锄起土来。

老王见二叔总总不说话，便把自己社里今年的丰收情景讲给他听。并数出好些社员入社前也象他一样缺粮，现今都变成了余粮户。又说明农业社为什么能够增产，社员为什么能够增加收入。二叔听完后长叹一声，仍然没说话。

接着，刘社长又慢慢地跟二叔谈起入社的事来，问二叔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顾虑。只见二叔象蛤蟆一样鼓了几下气，想说些什么，可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。

二叔是有名的“孟公爷爷”，捶一百下也捶不出个屁来。刘社长知道他这个脾气，便在旁边注意他的表情。老王又跟二叔谈了些入社的好处，二叔好象有些动心了。刘社长就问他到底愿不愿入社，谁知一提到这里，二叔又是摇头。刘社长想：二叔莫不是顾虑自己没有耕牛、农具，不好意思入社呢？便又跟他说明，没有耕牛、农具不要紧，只要心向集体，大家就欢迎。接着，刘社长又针对二叔可能产生的顾虑，跟他说明办社的方针、政策。可是，没引出二叔半句话来，他一直是摇头。

太阳升起几竿高了。老王还想跟二叔谈下去，希望得出个结果来。刘社长在心里琢磨，二叔不愿入社一定有别的原因，急火煮不成好饭，一下子解决不了问题，必须先侧面了解一番，就拉着老王走了。

在路上，刘社长对老王细声地说：

“二叔不愿入社，只怕是地主、富农或反革命分子在暗地里捣

鬼。”

“是谁？”老王问。

“暂时不能肯定是谁，不过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。”

接着，两人又约定，吃过早饭再到附近去了解一番。

三

太阳刚刚偏西，刘社长和老王各背一把锄头，走到二叔田里。二叔只顾挖土，没注意他们来了。直到听了后面发出挖土声，才反过脸来看。“啊，又是他们两个。”他自言自语地说，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感激，觉得要他们帮忙是不应该的，便伸出右手摆了几下说：

“不用你们费力，不用你们费力！”

刘社长和老王在二叔家附近了解了一些情况，便心中有数地跟二叔谈起来。首先还是从侧面谈起，刘社长问：

“二叔，天气冷起来了，你那件爆花袄子和那条只留下几根筋的夹裤，实在穿不得了，换套新的嘛！”

一提这件事，二叔连连地叹气。他这两件衣服确实已烂得保不住暖了，天一冷，便冻得发抖。一连盼了三十多年，还是没钱换套新的。

“二叔，我们社里赵大叔的情况你熟悉不？”刘社长慢慢细细地问。

二叔点了点头。他跟赵大叔是个抱肚子朋友，赵大叔入社时也跟一样的穷。

刘社长便说明赵大叔入社前的穷，是受着富农的剥削。入社还只有两年，生活就改变了好多：每年粮有余，钱有剩，家里个

个都换上了新衣服。二叔虽然没有作声，但象是在认真地想什么。刘社长接着又问：

“二叔，每年三百六十天，你最少也做了三百五十天工，为什么生活老是过不好，连换件新衣都没钱？二叔，你要好好找出这个原因来。不然，生活就很难过好。”

二叔觉得刘社长的话，句句都讲在他的心坎里。他们讲入社的好处，也句句是实在话。不过，自己要入社不是那么容易。他沉思了好久，才又鼓了鼓气，把牙根咬得紧紧的，胆怯地问：

“刘社长，现今欠富农的钱要还不？”接着又补上一句，“钱是我一家亲戚欠的，我代他问问。”

“多少钱？每年交多少息金？已经交了少年息金？”

“听说是两百块钱，每年交六石谷的息金，共交了十八年。”

二叔说到这里，脸红得成了猪肝色，嗓音也变了。

“好重的息啊！”刘社长气愤地说，“他收去的息金，已经超过老本几倍了。这笔剥削账不要还了！”

“真的不要还了？”

“不会哄你。如果他硬逼着要还，就跟他到人民政府去讲理。二叔，你尽管壮你那亲戚的胆，叫他不要怕！”其实，刘社长知道二叔讲的就是他自己的事。

老王好象要直截了当地帮二叔讲出来，刘社长对他使了个眼色，他才忍住了没讲。

刘社长又说：“二叔，要是你那家亲戚被这件事拖住了没入社，你只管叫他大胆入。如果富农威吓他、阻难他，就去报告政府。社里也会帮助他。”

二叔闷着头想心事，好久好久才把锄头挖一下，好象没心思挖下去。